

刘云若 著



旧巷斜陽

(下)

團結出版社

旧巷斜阳

JIUXIANG XIEYANG

刘云若 著

团结出版社

第十五回

月来云破恩冤了一生 水断刀抽功罪疑千古

话说警予和璞玉订婚之后，却因寻子之约，迟迟未能举行大礼。督署时常催问喜期，警予无法答复。有时烦恼极了，就来和柳塘诉苦，柳塘也无以相慰。

这一日警予正在客厅座谈，忽见张福穿着长袍马褂的进来，进门先给柳塘叩头行礼。柳塘不知为何，拉住他问为什么，张福说：“老爷成全我儿子的婚姻，我还不该叩头？现在宝山也带着媳妇，一同给您磕头来了。”柳塘道：“你们已经办完事了么？怎不告诉我一声？我说过还要喝喜酒去呢！”张福道：“老爷待我们天高地厚，可是我们家矮门小户，如何敢惊动您的驾？”柳塘笑道：“你们只是怕我去打搅，又想省酒罢了。现在他们来了，就叫进来吧。”张福应声出去。

不到片刻，一阵脚步，带进宝山夫妇，给柳塘叩头。柳塘拉起来，叫他们坐下。宝山谦辞不敢，柳塘道：“你只顾谦逊，却委屈尊夫人了。”说着瞧那雪雁，见她春横眉黛，喜溢颜色，低头垂首，宛是新嫁娘景象。心想她嫁宝山，虽不是什么金龟女婿家，但是出于自愿，却算恋爱成功，就道：“恭喜你们白头到老，早生贵子吧！”宝山请了个安道：“叩谢老爷！还得求老爷给她起个名字。”柳塘道：“她不是原有名字么？”宝山道：“那名字到家里不好用了。”柳塘点头，想想才道：“那么就改作净莲吧，表示她出于污泥而不染，以后永远亭亭净植了。”雪雁闻言，鞠躬道谢。宝山道：“老爷若没有吩咐，我们还要进去给太太、姨太太磕头。”柳塘道：“何必多礼？免了吧。”张福道：“这是规矩，怎能免了？”柳塘道：“好吧，我这儿有点见面礼，你们拿去。”说着开抽屉取出一张二百元的小支票，递给宝山。宝山方说：“老爷已给多了，我不敢再收。”哪知旁边的警予插口道：“你们主人赏你，怎能不受？这就叫长者赐，少者贱者不敢辞。不但是他，我这儿也有一点小意思。”说着取出身上皮夹打开，抓出一大叠钞票，也没数是多少，就放在桌上道：“这是我的一点薄礼，请拿去

吧。”宝山红涨了脸道：“赵老爷，您这是……我怎能领您赏？实在不敢。”警予笑道：“不要客气，你们贤伉俪全给我帮过大忙，我还没谢。这点薄意，已经很难看了。”宝山听了脸色由红变白，惭愧无地的道：“老爷您说这个，更把我臊死了。我只给您惹了祸，误了事，应该受责罚，万万不敢，万万不敢！”警予道：“你并没误事。那回在赵家窑，又是出于热心，别人另有心思，怎能怨你？何况你夫妇全都费力很多。”说着又向柳塘道：“你劝他们收下，别叫我着急费话了。”柳塘见他诚恳，就把钞票拿起道：“赵老爷既然给了，你就不必推辞。”宝山方欲再说，柳塘已喝道：“不许说话！”宝山才万分惭愧的把钱接过，行礼道谢。柳塘在取钱时，略一瞥看，见约有三四百之谱，心中也觉警予过于大方。本来无须如此，何况宝山又真的给他误过事。至今和璞玉不能相见，全由于宝山的饶舌。你就是不怪他，还念其微劳，就给一点赏赐也罢了，何必这么多呢？柳塘这样想着，又岂知警予的宽洪大量，竟好似出于鬼使神差。他这次对宝山的恩惠，竟是预种自己的福田，以后的绝大关键，都预伏在这三四百元上面，但是警予并不自知。径接受的宝山，也只有恐悚惭愧。若能知道将来尚有报他之日，也就不致受之有愧了。当时谢了警予，和由雪雁更名的净莲，走了出去，由张福带领，又到后院。

恰值太太和雪蓉，都在玉枝房里和璞玉闲话，二人入室叩头。太太是出手大方的，就取了一笔钱几件首饰，作见面礼，又代雪蓉、玉枝都给了赏赐。宝山夫妇一一谢了。又因为璞玉在座，不好单独对她不理，就把警予的赏赐拉到她身上，也请安说：“赵太太，秘书长赏了许多钱，我们老爷叫进来谢赵太太。”璞玉听自己的“赵太太”，竟正在众人口中实缺实授了，很觉不好意思。但见柳塘妻妾都赏了东西，自己虽与警予同体，却也不好没个样儿，何况他夫妇都曾为自己尽力，就也在他人所送礼物中，寻出两件金戒指，两匹绸缎，送给他们。宝山推辞半晌，方才受了。玉枝在旁看着，只觉有趣。雪蓉却看着宝山、净莲，年貌相当，璧人一对。虽是一个仆人，一个妓女，但若走在外面，谁又敢说不是贵宦公子，红闺少妇？真是叫人喝彩：“月下老人配得太公道了！”但由他们这一对，想到自己身上，不自禁的有些惘然爽然。不过也没深思，只在心中浅浅的留下一层痕迹。这层痕迹，也就是地面下一条伏流，将来终有成为豁壑之日。所以宝山夫妇这一次的谒见，实在关系着后文许多事件，并非闲文。

当时太太看着净莲欢喜，就叫宝山先行出去，留下她一同说话儿。从此以后净莲便和内宅诸人结下友谊，时常来往了。璞玉因她是搭救自己的先锋，侦骑，相待甚为亲厚。净莲也因为璞玉不日便是秘书长夫人，想要由她身上替宝山寻个出路，自己好尝尝官太太的滋味，也就十分巴结。

这且不提，又过了十多天，石头仍是渺无消息，警予万分焦急。便是警厅长对他

这事，十分帮忙，严令各区长查找，竭尽心力，几乎在无形中清查一次户口。至于幼年流丐以及戏班里的孩童，更完全调查清楚，实实在在没有石头这人，好似他从地上消失了。警予焦灼之中，一天正在署中办理公事，忽见一张呈文，是贫民救济院院长荀可白呈请增加公款的呈文。内说自职到任以来，仰体宪意，竭力整顿，期为贫民造福，故将内中分为五部：一曰工作部，将十七岁以上、四十五岁以下之男子，划归此部，令其劳力工作，博取工资；一曰老人部，四十五岁以上之老人，令其做轻微手工；一曰童工部，年九岁至十六岁者，工作与老人部同，但另施以技艺知识；一部是残废部，专养跛病盲哑的人；一部是幼稚部，专养七八岁以下，失去父母无有归宿儿童。现在又因当局整顿市容，取缔乞丐，院中收容增多，所以原定经费，已苦养育之不足，更难期其整顿，如此请求增加经费云云。警予看到幼稚部三字，忽然有动于心，想到那石头莫非已经收容入院，何不去查问一下？就立刻派人打电话到救济院，请求那院长，在幼稚部中查找名叫石头的儿童。那院长因是督署上司所委差使，自然应命维谨。过了没两点钟，那院长亲自来了。见着警予，言说院中儿童约有三百余人，已经一一询问，但内中约有半数并不知道自己的小名；另一半能知己名的，却没有石头在里面。所以最好请遗失孩子的人，亲自到院查找。警予深深谢了他，约定明后日陪那孩子母亲到救济院去。院长又拜托他作公事上的斡旋，方才走了。

晚上警予又到柳塘家中，告诉此事，托向璞玉转达。璞玉听了，自然心急如火，便主张明日前去。柳塘说明日去时必须警予同往，有他便可得到许多便利。璞玉也答应了。柳塘出来通知警予，约定次日下午二时，由警予开车来接。

警予去后，柳塘回入内宅，见璞玉在院中摆设香案，望空叩头。知道石头久未寻着，这救济院中真是最末的希望了，无怪她如此盼望祷告不由也替她祷告，母子团聚，姻缘成就。

到次日下午，璞玉很早的便妆饰停妥，穿上雪蓉代制的新衣，等候出门。警予准时到来，柳塘陪着谈了几句，便入内去请璞玉，他心里暗自打算，觉得今日自己大可脱懒不陪，叫璞玉独自和警予前去，他夫妻也好谈些体己话儿。及入玉枝房中，见璞玉已经妆成，那一张憔悴的脸儿，已转为丰腴，秋水双瞳，也重复发光。只眼白还有些混浊不清，眼圈也尚微带青紫之痕。除此以外，差不多全已复原。玉貌朱唇，端庄秀丽。一种大方仪态，婉秀风神，真是做夫人便做得过，和自己在赵家窑初遇她时，好似变了个人。不由心中暗想：无怪警予倾倒，这样的人列在女招待群中，真似鸡群立鹤，艾丛生兰，谁见了能不怜爱呢？想着就道：“嫂夫人，警予来接您了，请就走吧。”璞玉似已等得不耐烦，闻言便向外走。柳塘又道：“恭喜你马到成功，把石头找着。我在家里预备贺酒，静听好音。”璞玉听了，忽又止步，向柳塘道：“怎么，二爷你不去么？”柳塘道：“我想我无须乎去了。”璞玉道：“那不成。你不去，我也

不去。”柳塘道：“这为什么呢？”璞玉说不出理由，吃吃的道：“倘然您真没工夫去，就叫雪蓉妹妹陪我一趟。”柳塘听着，才明白她是不愿单独和警予出门，但不知什么理由，也许是由于不好意思，就道：“雪蓉未必愿去，还是我来陪你们去吧。”璞玉才欣然道：“谢谢二爷！太麻烦您了。”柳塘也不假思索，自己穿了马褂，陪璞玉一同出去。到客厅门首，柳塘叫了一声，警予出来。璞玉见了他也没说话，只脸上有些发红。当然她是又想到旧日的情谊，和别后的景况了。警予也局促不安的，只向她点点头，璞玉便向外走。到了门外，汽车正当门停着。张福奉派伺候同去，先开了车厢的门。柳塘让璞玉先上。璞玉上去，柳塘又让警予。警予以为自己是这车的临时主人，定要柳塘先上。柳塘道：“我不能先上。你再让，我就上前面坐了。”警予只得上去，挨着璞玉坐下，柳塘方才坐在他旁边。张福也上去，车就开了。

在途中大家很少说话，柳塘心想：今天自己实是六指儿的第二小指，有些累赘讨厌。若非璞玉竭力要求，我真不做这无味的事。但警予未必知道我是应璞玉特约，不知作何感想。反正自己来得太没趣。若是自己不来，他二人很可以谈谈心思，岂不很好？柳塘这样想着，但岂知今天还是亏了他同来，要不然就不知要闹到什么份儿了。

及至车到救济院外停住，那位院长早已像接官差似的，在门外迎候。接着他们，先让入客厅，互相介绍。院长先特别恭维周旋，又摆水果，又摆点心，还说等参观以后，请在这里小酌，真把他们当作上司巡察了。警予坐了一会儿，请他带领巡视，院长便领导他们直到里面。这时，壮丁正在出外工作；一部学技艺的，也正在房中受课；只残废和幼稚两部，正在院中负曝游散。依院长的意思，是要把自己政绩向秘书长跟前炫耀一下，好给他向上司说好话，所以打算先把各部都参观了之后，再向幼稚部寻查。但警予哪有心思理会这些，一见满院儿童，就要求他给召集一处，挨个儿查点。院长无奈，只得下个命令，叫手下管理员，吩咐残废部的人排队退出别院，只留下幼稚部人候查。管理员就发下号令。立刻院中大乱。哪知残废的人不能用军法部勒，怎能整齐？跛子一步一拐，瞎子两手摸索，聋子哑子根本没有听见，仍是自适己适，急得管理员在命令之外，还得继以动作。好不容易才把这一百多人，拉拉拽拽，排成一队，叫他们挨个儿走。但这一走又费事了。也许这个走斜了，那个走个对脸儿，真乱了半天才见排头走出去。柳塘立在阶上，见一群残废人在阶前走过，心中甚觉可怜。但看那乱哄的情形，又觉可笑。恰见一个驼子，背脊朝天，头顶向地，上身和两腿成为平行线，觉得驼子虽多，这样的却未见过，便指给璞玉看。哪知璞玉并不答言。

柳塘转脸一看，只见璞玉面色惨白如纸，身体抖颤，目光呆注一处，似乎已有所见，感情震动到不能支持。心想莫非她已看见石头了？但循着她目光看时，竟是望着残废人丛中间。柳塘方在诧异：“璞玉这是怎么了？”却忽见那残废的队伍，蠕蠕向

前移动之际，呆立如石的璞玉，忽然由睁圆的眼眶里，涌出两行痛泪，猛然哀叫了一声，由阶上一跃而下，张臂抱住队中一个衣服褴褛面目枯槁的瞎子，就大哭起来。那瞎子突出不意，大惊欲逃，被璞玉紧紧拉住，连哭带叫的说了几句。旁人都听不出说的什么，但那瞎子已听明白，也抱住璞玉哭起来。这一扰乱，把残废队伍都给惊散，纷纷走开，只剩了璞玉和那瞎子，立在阶上哭泣。那位院长看着十分诧异。他知道璞玉是不幸的母亲，来寻觅她四五岁的儿子，却何以在残废部中，和一个中年盲人抱头痛哭？难道这盲人便是她儿子？未免太不仿佛。柳塘看着，起初也觉惊怪，但转而一想，立即猜到这瞎子是谁，不由大惊。柳塘虽是局外人，但因自己是警予、璞玉的婚姻经理人，有着特别的关心。这时一见出了绝大岔头，脑筋感觉深刻刺激，似乎通身浸到冷水里，五脏六腑都结了冰。尤其膝盖发软，退了一步倚在墙上。转望警予，见他也似已猜出瞎子是谁，感到事局突变，神经震动得不能支持，通身颤似秋叶。柳塘看着，忙赶了过去，拉住警予正要说话，忽听璞玉哀声叫张二爷。柳塘知道自己大难临头，大蜡临臀，而且这是一百斤头的大蜡，无法规避，非坐不可了，但也只得走了过去。璞玉将泪眼望着他，颤声叫道：“张二爷，我……我的丈夫……这是我的丈夫，我寻着他了！张二爷你看我……我怎么……我只有求您了。”说着扑地跪倒。柳塘这时听明确是她的丈夫，业已心意麻乱，望着那瞎子，暗叫：“要命鬼，你早不露面晚不露面，竟在这时出现，不是害人？”及见璞玉跪下，急忙拉起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好办好办，咱们回去再说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先向小孩堆里找找，可有你的石头？找完了咱们回去商量。这里不能说话。”璞玉听了，才转身向众儿童中间张望，但手儿还拉着那瞎子。

柳塘这才走到警予旁边，低声说道：“真想不出出这岔头。你不用着急，咱们回去慢慢商量。”警予并不答言。柳塘知道他伤心。本来到救济院来寻觅石头，是由他发起，本是希望璞玉急速寻到儿子，便可以结婚。却不想反而寻到她的丈夫，把希望直已闭塞，他怎能不伤心后悔呢！但一时也无言相慰，只有看着璞玉在院中儿童丛中走了一转，仍旧走回来，向柳塘说道：“并没有孩子。”柳塘道：“既没孩子，我们走吧。”璞玉道：“二爷您给问问，我丈夫可以跟我一同出去么？若是不能，我就跟他住在这儿。”柳塘抓头道：“你怎能住在这儿，等我……”说着回头看看警予，觉得不能跟他说，只得向院长道：“贵院残废部的这个人，跟这位堂客是……是一家人。现在遇着，可以请求带他出院么？”那院长听了道：“这个当然可以。不过这人是公安局送来的，您应该直接到公安局请求。由警局备公文索回，再交给您，这样才合手续。”柳塘听了向璞玉道：“你听见院长的话，今天不能领他出院。”璞玉道：“若是不能，我就住在这里陪他。几时办好手续，我们再一同出去。”那院长听了道：“这可不成，院里怎能容留女人？”璞玉道：“现在算我投救济院不成么？”院长大惊

无言。

柳塘见越闹越不成话，就向璞玉道：“就算你投救济院，也另有收容女人的地方，不能跟男子在一处。你跟我们回去，反正我们必领他出院，跟你见面。”璞玉摇头道：“我好不容易见着他，就不能再离开。您终得给想法儿。”柳塘还未答言，警予已向院长说道：“请你特别通融，叫这人立时出院吧，警局那面有我担承。”院长忙应的是。璞玉见警予反替自己说情，猛觉一阵酸心，更不敢看他，转身向瞎子落泪，瞧着好似她余悲未尽，其实这泪是为警予而落。她知道既遇故夫，和警予就算咫尺天涯，再无好合之望，义海恩山，变成远水遥岑，此恨茫茫无绝期了。但警予当然也看明情境一变，万事全空，岂有不恨？却想不到他反而从中替自己斡旋，颇有成全之意，璞玉怎能不感愧得痛哭呢？

当时柳塘见事已至此，就道：“我们可以回去了，有什么事到家说吧。”璞玉无言，就拉着那瞎子向外走。柳塘也挽着警予同行。那院长十分扫兴的在后相送。到了门外，柳塘让璞玉上车，璞玉摇头道：“谢谢二爷！我们不上车了，也不回去了。您请吧。”柳塘一听璞玉竟要跟了瞎丈夫去。他二人并无家室，又上何处安身？而且自己还想旋转乾坤，并没想到她会有这一举，心中十分惊讶，就道：“不论怎样，你也得回去商量啊！”璞玉斩钉截铁地道：“二爷，这没什么商量。我遇着丈夫，就得跟丈夫去。”柳塘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当然是的。不过你们没家没业，待上哪儿去？也得想个法儿。”柳塘方说到这里，警予已拉他到一旁道：“我先走了，一切请老兄善后吧。”柳塘道：“你怎么……是……”警予道：“我不走你就更没法办了。”柳塘想了想，果然警予若不走开，璞玉与盲夫必不肯同车归去，就道：“好吧，你先请。今晚我造府面谈。”警予应了一声，就坐街上洋车自己走了。柳塘又劝璞玉，璞玉也想到这时跟丈夫无处可归，不如求柳塘代为设法，就跟瞎丈夫说了几句。那瞎丈夫似乎自惭形秽，不肯坐汽车。柳塘叫张福把他推上去，才和璞玉上车。

车开之后，柳塘望着那瞎丈夫，心中暗恨：“你这瞎东西，怎不早死？倒长命百岁的活到今日，冒出来捣乱。只顾你冒出来，璞玉的前途，警予的希望，全都完了。从此世上添了一个苦人，一个伤心人。你这倒霉蛋，也未附得什好处。”柳塘望着那瞎子，似有深仇大恨，暗自咒诅。但转而一想：“瞎子又有何罪？他与璞玉本是结发夫妻，今日相遇，璞玉誓死不离，当然是应该的。他允许璞玉的要求，一同归去，也是应该的。我只为着警予和璞玉的美满姻缘，竟把瞎子视若仇敌，未免太已感情用事，因而太不公道。”想着就向那瞎子道：“老兄在救济院住了多少日子了？”璞玉代答道：“咳，提起真是可怜！他自从家里出来，就在大红桥河边投了河，被水上警察救起来，送到警察局，又转送救济院。一恍儿在里面快二年了，真是受尽罪过。”说着又叫道：“二爷，我们以后的事，得求您给想法。我男人也是个认文懂字的人，只

为瞎了眼，就不能做事。我以前因为做女招待，混得家败人亡，以后再不敢干那老营生了。只求二爷看着雪蓉的面上，给我荐一点粗事，做看孩子的保姆，或是针线老妈都成。”柳塘点头叹道：“好吧，这个我总能办。不过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璞玉忽然伸过手对他摆了一摆，又使个眼色，摇了摇头。柳塘初尚不解何故，猛然怔住。璞玉见柳塘不解，就用两个手指指着唇上，又动了两动，跟着又摇头。柳塘才悟她的手式是指着赵警予的两撮贾波林式小胡而言，意思是警予的事，不要当着瞎子说起，就点头答应，心想璞玉想是怕瞎子嫉妒，故而隐瞒警予的事。本来瞎子和警予是情敌，他离家出走，都是为着警予。也就现出会意的样儿，笑道：“一切都交给我。你们同去暂且在我家住几天，我给你们寻了住处，再荐事情。”璞玉道：“那怎么好打搅你呢？再说他不方便。我打算今天就搬出来。”

柳塘道：“今天万来不及。你只可再陪雪蓉住一两天。我家有得是闲房，随便挑一间给尊夫住就可以了。”柳塘所以留他夫妇在家小住，而必令其分居，就因为迷信的原故。大概这风俗南北通行。人家可以许外人夫妇借住，而不许其同居一室，恐怕或有合欢之事，便要污了房子。便是女儿和娇客一同归宁，也必异室而居。璞玉深知道这情形，故而以不方便为辞，想要立即迁出。柳塘知她心理，明说令其分居，表示无可顾忌。璞玉还想推辞，但想想自己现在只有倚赖柳塘相助，若必要求立刻别觅居处，未免不近人情。但自己带着个瞎丈夫，居到人家，也有些不大得味儿。

正在踌躇，车已到了家门停住。三人相继走下。门房中的下人都出来在门洞排班。大家都知道璞玉去寻儿子，全想看看是否已经寻得，她儿子是何模样。哪知璞玉下车，竟拉着个衣服破烂的中年瞎子，走入门内，不由都觉诧异。璞玉在众目之下，也觉不好意思，粉面涨红，直向里走。走着忽听旁边有个人发出奇异的呃逆声，不由抬头瞧看。只见门房前面立着个稍长大汉，十分面熟，忽然想起这人是丁二羊，立觉脸上发烧，低下头，加快脚步。原来丁二羊因知主人坐汽车陪璞玉去寻儿子，以为这是主人幸福的关键，很希望能够寻着，使自己的恩主得如所愿，璞玉也从此得所，就想看得明白，拉了洋车到张宅伺候他。他近日和张宅下人已然交往甚厚，宝山尤其跟他要好，一听他来，就抛了新娶的娇妻，弄些酒菜，赶到门房，陪二羊吃喝说笑。大家都在等待汽车回来，看个结果。及至汽车回来，下人们都出来伺候。二羊也跟在后面看着，却见车上下来的，并没有警予，也不见孩童，只有柳塘和璞玉。璞玉还拉着个穷瞎子，一同进门。二羊本知道璞玉的身世，初觉惊异，继而由璞玉对那瞎子的情形，和警予的未曾同归，立刻明白内中生了变化，不由心中着急，发恨，一股气由肺内冲上喉咙，发出呃逆之声。璞玉看了他，急忙低头快走。进了前院，便自站住，向柳塘道：“求您给他间小屋子吧。”柳塘道：“就住书房套间，床榻现成。”璞玉道：“那是您常住的，他不能住。还是给间闲房，就是下人住的也成。”柳塘道：“何必客

气，走吧。”就拉着瞎子走入书房套间。

柳塘周旋几句，交待了主人排场，就让他夫妇谈说别情，自己出来，进到雪蓉房中，向榻上一倒，闭目无言。雪蓉看见忙问：“怎么了？璞玉呢？”柳塘连叫：“倒霉倒霉，你给烧口烟解解我的心腻。我这会儿比吃了五斤脂油还腻。”雪蓉忙倒在对面，替他烧烟，就问怎么回事。柳塘道：“璞玉到救济院去，没找着儿子，倒把儿子的爸爸找回来了。”雪蓉大惊道：“怎么……是那瞎子么？”柳塘道：“谁说不是？这瞎子真是要命来的。现在就是诸葛亮复生，也没法把这件事办好了。”雪蓉道：“她寻着瞎子，怎么样哭？”柳塘道：“她见着就抱住了不松手，也不肯上车，直把警予逼得自己走了，才一同跟我回来。现在书房套间里呢。”雪蓉紧皱双眉，连咳了五六声道：“糟糕，这可怎么办？这瞎子来得好没意味。”柳塘望着她，不由哈哈大笑起来。雪蓉问笑什么，柳塘道：“我笑咱们全被感情蒙蔽，弄得满心势利之见，只希望璞玉能嫁给秘书长，享受荣华富贵，我交个阔朋友，你也得个阔姐妹。如今瞎子出来把局搅了，咱们就恨上了他，好像当他是外人，凭空插入局中，却不想人家是璞玉的结发丈夫，天然有这地位。而且我们只为心有所蔽，竟把璞玉的夫妇重逢，一点没有同情，一点不受感动，这不是奇怪了么？”

正在说着，太太又走进来，慌慌张张的问道：“怎么璞玉找回个瞎子来？听说是她丈夫。可是真的？”柳塘心想不知哪位耳报神把璞玉的事，抢先报告了太太。太太因为关心，所以赶来询问。雪蓉见太太进来，急忙起身让座。太太把她按住，催柳塘快说，柳塘把事情又述了一遍道：“大家一股热情的，操心费力，忙了许多日，今天叫瞎子给来个一扫光。说什么人家是结发夫妇，法律人情，全有根据。再说璞玉又心向故夫，意思坚决，你看还有什么法儿挽回呢？别事还是小可，警予这打击可是太大。合计来费了五六年工夫，才千回百折的，达到和爱人结婚的目的。哪知万里逢山，方才稍得接近，不料一阵罡风，又给凭空吹转，隔绝天涯，再无会合之期。倘然没有这回议婚的事，警予回到天津，璞玉或是已和故夫同居，或是踪迹湮沉，无可寻觅，警予也不过失望惆怅而已。只为多了这一层波折，眼看已将双宿双飞，竟突然变成燕分镜破，谁又受得住？真是造化弄人，太已残酷了！而且我想警予为这件事，对王督军和署中同人，一定很难抬头，说不定要由此挂冠而去。我向来不爱结交官府，惟对警予特别投缘。他那书生气味，实在可爱，我很想跟他长久盘桓。现在出了这样岔子，事情没法挽回，他也没法挽留了。”说着连声嗟叹。

太太默然寻思，忽拍手叫道：“我想还有法儿。一个穷瞎子，指着老婆吃饭，还有什么拿手？你不会花几个钱，买他自己走路，把璞玉留给警予。”雪蓉听着，也拍手道：“对对，太太这法儿真好，拼着花个千儿八百，足可以把璞玉救出来。警予大概花败了家也愿意。这主意太好，你快去办！”柳塘道：“你先别热气，快给我抽两

口，容我慢慢想想。”雪蓉急忙把烟枪递到他嘴边。柳塘吸了两筒，才向太太道：“这主意是六月里隔夜稀饭，馊的很够味儿，万万使不得。头一样璞玉不肯离开丈夫。旁人若说这话，必然更激得她铤而走险，立刻和丈夫离开我家，想帮助她也不能了。再说那瞎子并不是好对付的。当日既因为璞玉在外犯了对不住他的嫌疑，竟能负气出去投河自尽。现在你想可肯贪图银钱，把老婆出让？再说得钱虽是好东西，但在残废人身上，却是不大有用。对于一个孤身瞎子，十万块钱和一个知疼着热的人，两者哪样最需要呢？你们可要想明白，不要当作聪明，反倒弄成错误。我们也不可过于感情用事。固然能使璞玉嫁给警予，才如我们的意。可是这瞎子出现，也只怨造化弄人，并非瞎子的罪，我们怎能对他仇视？警予失望，也是他的命运。我们在里面不能锦上添花，也不该就灰了心，对另一面竟不肯雪中送炭。我们起初本是立意拯救璞玉，警予还来得在后。如今若只为同情警予，厌恶瞎子，连带也漠视璞玉前途，那就有负初衷了。所以我打算无论璞玉嫁谁，我们都要一样帮助，别为讨厌瞎子，害得她也受了罪。你们少安毋躁。过一两天，倘或没有转机，我就去安慰警予。或者替他另娶一位小姐，聊以慰情；或者另想办法。一面得成全璞玉和瞎子，替他们安排住处，组织家庭，把这段事结束了吧。”太太和雪蓉听着，都闭了气。

哪知这时窗外还有一位关心的人，正在偷听，这人就是宝山。宝山却是受丁二羊之托。丁二羊却是关心他的主人，所以托宝山偷听柳塘是何主意。宝山来把柳塘和妻妾的话听了，明白一切情势，才悄悄回到门房，见二羊正和一个赵宅派来的仆人说话。那仆人是拿着警予的信给柳塘送来，见二羊在门房，就道：“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主人正找你呢！方才督署请主人去，寻你不见，就雇汽车走了。回来又寻不着你，才叫我送信来。快回去吧！”二羊才说一句我就回去，忽见宝山进来，就问怎么样。宝山道：“糟糕！”二羊道：“怎么糟糕？”宝山道：“话长了，得慢慢的说。”二羊想了想，就向那仆人道：“你回去跟主人说，我今儿有事告半天假。”那仆人道：“你简直不懂规矩，哪有这么随便，想歇就歇的！”二羊大怒道：“就是这样。你回去就给我穿小鞋儿，我不怕。”那仆人赌气把信丢在桌上，向宝山道：“劳驾您，给递上去。不等回信。”说完就自去了。

宝山叫他父亲把信送上去，自己把在内宅所窃听的都告诉了二羊。二羊瞪起眼叫道：“这么说法指望了。我主人一别擗，就许离开天津。我姓丁的可不是看重了这只饭碗。没遇见主人时，我也活着。不过我受了他的大恩典，不能看着他叫个瞎子拿下了。管他是抓鬚夫妻，打牌夫妻，他为什么早不出来，偏在这时承现成？”说着又叫道：“你们老爷也是死心眼儿，怎么花钱不成？那个穷瞎子，给他个三百五百的，他不见钱眼开，说什么是什么？”宝山笑道：“他若见钱眼开，就把瞎眼治好，那不更糟了？你是没明白我们老爷的意思，我倒明白了，实在花钱不成，还怕惹出事来。”

二羊把桌上才和宝山喝剩的残酒，又灌了半碗，红着眼道：“我把瞎子叫出来，推到河里，看璞玉还有什么说的，嫁我们主人不嫁！”

正在说着，张福送信回来，听了二羊的话，就沉下脸儿，呵斥宝山道：“你近来好像自觉得脸，越闹越不像了。主人的事，咱们当下人的怎配参预？你在这儿胡说乱道，被主人知道找了没味儿，把我的老脸也抹了。这儿没你什么，滚回家里睡去。”宝山听了也没答言，暗地打了二羊一下，说道：“二哥你也喝得够劲儿了，快回去睡吧。”说着就推他走出门外，低语道：“你去遛个弯儿，就回家吧。明儿晌午，我在新开池澡塘等你，咱们不见不散。有什么话在那儿细谈，我一定帮你办事。”二羊道：“老兄弟，你若是愿意跟我常在一块儿，就得帮我。我受主人天大好处，情愿为他玩命。无奈这件事不是玩命办得好的，总得你这精明人替我出个主意。你知道我的主人，这回若娶不了璞玉，难过是他心里的事，外面也难看到家。他准得告老还乡。那时我死活得跟他走，咱们兄弟就离开了。”宝山点头道：“我明白，你就去吧。”二羊方才走了。

宝山也自回家，见了他的太太，由雪雁更名净莲，就把今日所发生之事说了。净莲叫起屈来道：“这可冤枉死了！咱们老爷跟赵秘书长，花了许多钱，费了许多力，还饶咱们好几个人帮忙，像救月儿似的，才把璞玉救出来，能看她到了好处，享受荣华富贵，也算不枉。怎么半腰里出个瞎子，来承现成？这可堵死心了。我也知道瞎子是璞玉本夫，也知道璞玉应该归还本夫。再说她嫁给秘书长，也不见得给我们来个官儿；嫁给叫花子，也不见得上我们门前讨饭。不过我听着实在别拗不顺气儿。大家劳心费力，就为着瞎子呀！”宝山笑道：“瞎子并没得罪谁，不知怎么弄得遍地仇人？宅里太太，跟姨太太全骂他；丁二羊要拉他跳河；现在你也这么说，人家瞎子上哪儿诉冤去。你得想想，是璞玉找着他，并不是他来找璞玉；是璞玉定要跟他，并不是他定要璞玉，何致这么遭恨？”净莲顿足道：“不管怎样，反正他是可恨。只顾他一出来，把璞玉下半世全耽误了。你不要笑我是没出息的见识，我也明白大道理。那么丈夫臭了烂了，老婆总不许变心？比如现在你成了残废，我就该另投门路么？若是这样，世界上就不必有夫妻了。只是璞玉另当别论。一则瞎子失迷已经很久，人们都死心塌地当他没有了。璞玉也认定他去世了，才打算嫁人。他出头也应早点儿，怎竟在赵秘书长已经收了喜礼，办着喜事，璞玉也正预备做新娘的时候钻出来？不是诚心毁人么？”宝山道：“依你这样说，就该跟宅里太太、姨太太联到一处，再加上丁二羊，把那瞎子群殴死了，给璞玉摘出清净身儿，好不好？无奈人家璞玉是好人，一心跟定瞎子，别人着急没用。”净莲道：“当然没用，我们也不过看着干着急罢了。”

正在说着，忽听外面咳嗽一声，有人走入，却是张福。宝山见父亲回来，就问：“您怎么也回来了？”张福道：“老爷派我给赵秘书长送回信，我顺路回家来取件衣

服。”宝山道：“我去吧，您在家歇会儿，吃点东西。媳妇熬的鸭丁粥也快熟了。”说着就向张福要过了信，自己去了。

张福坐在堂屋椅上，受着儿媳伺候，不由又说起璞玉的事。张福道：“听说老爷已经给璞玉打算住处了。在鼓楼南佳仁里，十七所小房子，都是老爷产业。内中空着一所小三合房，原是雪姨奶奶的娘住着半所，另外半所就归瞎子跟璞玉住。老爷还打算叫璞玉给宅里做做针线，每月送三十块钱度日。大约明天就定规了。”净莲道：“老爷真是善人，心眼儿太好了。今儿那瞎子就住在宅里么？”张福道：“对了，住在书房套间，老爷常睡的床上。可是肮脏死了。老爷把衣服给他换，换下来的旧衣服，虱子成群，叫我用绳提着，送到臭水坑里，直到这会儿，想着还身上发痒呢！”净莲道：“璞玉还在书房陪他同住么？”张福摇头道：“哪有这样规矩？她倒是同瞎子一块儿吃的饭，现在已经回内宅去了。”说着又赞叹：“璞玉真是有心！她从书房出来，在院里站了半天。恰巧我从院里走过，她就托我转告宅里的下人，对瞎子少说闲话，更不要把赵秘书长的事，对他提起一个字。”净莲道：“这是为什么意思呢？”张福道：“听说当初那瞎子，就为璞玉结识赵秘书长，才一气离家的。这时若叫他知道璞玉已经要跟赵秘书长结婚，被他出来搅了，那就更了不得。”净莲听着哦了一声，眼珠一转道：“怕他生气啊？吃醋啊？我看他很不必生气吃醋。他只想，自己出来，把璞玉害成什么样儿吧！”张福道：“也许有这个意思。我替她把这话告诉宅里男女同事。那个伺候太太的何妈对我说，她在瞎子跟璞玉进了书房套间以后，就去听窗根儿，敢情璞玉对瞎子的情意深了。两口子哭了又说，说了又哭。可是璞玉很说了些谎话，并没提要嫁人的事儿，只说从瞎子走后，她得了神经病，怎样受穷，倒没瞒落火坑的事。直说受了坏人的骗，落在娼窑，因为有病，受了许多折磨。大儿子死了，二儿被窑主赶走，不知下落。幸而她知道雪蓉嫁了这里张二爷，就托人送信求救。张二爷热心把她救出来，在宅里住着养病。如今病已痊愈，又求二爷设法寻找儿子，托了许多人情，费了许多力气，几乎把天津翻了个过儿，也没把儿子找着。今天是听说救济院有不少没主儿小孩，所以前去寻找，没想到竟能夫妻重圆。那瞎子只哭着说自己残废没有能力，对不住老婆儿子。璞玉却说自己当初做错了事，已经对不住丈夫；以后又把两个孩子弄得一死一逃，更对不住上辈祖宗。说着哭得要死。那瞎子只安慰她说：‘这不怨你，只怨我无能。倘然我不残废，能够挣钱养家，又怎会出这种事？只为我没能为，把千斤重担都落在你身上，你一个女子，又能怎样？我当日离家，本是一时没想开，只当你在外面认识了别人。我知道你有眼力，认识的人必然可靠，就想我在家只有连累你受苦，反不如自己躲开，给你腾开清净身儿，就可以有人把你跟孩子照顾得好好的。你们大人、孩子享福，我死也甘心了。哪知我竟弄错，反叫你们受了大罪。’”净莲听着，接口哦了一声道：“他真这样说么？”张福道：“可不是这

样说？何妈告诉我的。还说那瞎子又问璞玉在二爷宅里怎样情形。璞玉只说她跟雪蓉定好，给宅里做些活计，管管家事，可以吃碗闲饭，还落几个工钱。张二爷十分厚道，看着我和雪蓉是干姐妹份上，待承极好。现在你回来，我托雪蓉再给说说，总可以借间小房住。不论我在宅里做活，或是托他给荐出去，也足以够咱们过活。他夫妇还有许多话，我也记不清。反正瞎子只问到近来情形，璞玉必横拦竖遮的，把赵秘书长的事瞒得严严实实。这女的真不含糊，实在死心塌地跟瞎男人了。”净莲听着，只怔怔的思索。

张福闻得一阵焦糊气味，叫将起来。净莲才想到把粥熬过火了，手忙脚乱的端下来，收拾半晌才盛了一碗，连小菜送到张福面前道：“只顾说话，粥都糊了。您对付着吃点儿吧。”张福道：“不要紧。这都怨瞎子，他不但搅了大局，连咱们家的饭也给闹坏了。”净莲笑道：“可不是么？瞎子真可恨！若不是他出来，赵秘书长一办喜事，里里外外，多少人都可以得点好处。这一来全完了。再说这些日我巴结着璞玉，指望她嫁过去跟赵秘书长说句好话，给宝山弄个官儿做做。瞎子简直把我们官运都搅了，岂止闹坏了粥呢？”张福且吃且说道：“话不能这么说。难道为咱们宝山谋事，就不许人家夫妻团圆？你可叮嘱宝山，不要跟着胡闹。那个给赵秘书长拉车的丁二羊，满嘴疯话，又要跟瞎子拼命，又要把瞎子推到河里，实在太不讲理。宝山还跟他起哄，我说过好几回了。”净莲无言，淡淡的应了一声。

过一会儿，宝山回来，报说已把信送到赵宅。张福问赵秘书长怎样情形，宝山道：“我没进去，也不许人进去，听赵宅下人说，秘书长从救济院回家，除了上过赵督署，剩下时候都是把自己锁在屋里，坐着发怔，晚饭也没吃。黄昏后给咱们二爷写了封信送来。他自己还是写，也不知写的什么。方才我送到了信，在门房坐着说话儿。忽见那位大管家宋升，跑进门房，跟人们说，秘书长看完了二爷的信，把他叫进去，叫连夜收拾行李。又叫把宅中木器家具，查点查点，按下人的人数分成份儿。看那情形，他似就要离开天津了。那边仆人全慌了心。大家猜着，王督军跟秘书长这样交好，他辞职绝不能准，一定要来个不辞而别。丁二羊闹着要给王督军送信儿，派人来守住，不放他走。”净莲笑道：“对了，他是督署副官老爷，见督军还不容易！真不含糊，拉车的做了官，立刻就福至心灵，懂得这些路数了。”张福沉吟道：“赵秘书长何致于这样着急，沉不住气，不知咱们老爷给他的信里说些什么？”宝山道：“那谁知道？可是我听老爷在内宅说过，璞玉跟瞎子是结发夫妻。既然重逢，怎能拆散？料想设法挽回。他已顶备给璞玉夫妻安排住处，打算活路。对秘书长却想替他另寻个好姑娘做太太，劝他不要再想璞玉了。大概信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张福道：“这本是正办。世上好女人多着呢，凭秘书长的身份，什么天仙美人娶不到，何必非璞玉不可？璞玉虽然不错，可是岁数已大，抛下二十往三十走了，又生过两个孩子，还在烟

花巷走过一遭，怎么秘书长竟为她会……”净莲接口笑道：“我的好老爷子，若都依您的话，世上没一点麻烦了。您这年纪，不懂得这些事，别乱批啦！”张福摸着自己胡碴儿道：“怎么，我这年纪倒不懂事了？越活越往回咯了？”净莲笑得咯咯的道：“您明白，您明白，我说错了。不是您不明白别人的心思，是别人心思太滞，没您想得开。”张福也笑了道：“本来上年纪的，看着年轻人办的事，都觉值不得，犯不上，要不然怎会遭恨呢？我走了，该回宅里看看。”净莲道：“您一恍儿四五天没在家了，今儿在家歇一天吧。叫宝山替您去。”张福道：“还是我去，叫他在家吧。”净莲不肯。执意叫宝山去。宝山也不知净莲是何意思，当这新婚燕尔之时，怎倒不愿厮守，把丈夫开发出去？但也只得帮着净莲，将张福推回卧室，他二人方才回房。

宝山向净莲道：“你怎么往外赶我？”净莲道：“这么紧关节要时候，你就不能出去受一宵孤单哪？要知道赵秘书长明天就要走了，我替你打算的官儿，也算飞了。这还不算，人家赵秘书长上次赏我们钱，相待总算不错，璞玉跟我也怪好的，我也不能看着她跟瞎子受罪。”宝山道：“你又多操心！人家璞玉自愿跟瞎子过，你不看着又怎样？”净莲道：“她愿意，我不愿意呀！”宝山道：“你不愿意也是干瞪眼儿。”净莲道：“我才不干瞪眼呢！我有主意。可是得你办去。”宝山道：“我不敢。若办出错儿，要担多么大沉重！”净莲道：“依我的主意，不用你担沉重，人不知鬼不觉的就成功了。”宝山问什么主意，净莲就附在他耳上，囁囁的说了许多话。宝山且听且转眼珠，听完说道：“这不太狠了些么？”净莲道：“一点也不狠。你用天平称称分量，这一头儿是瞎子，那一头儿是赵秘书长、璞玉，还有璞玉的孩子。她若嫁给赵秘书长，还许可以找着；这一归了瞎子，就算没指望了。即使还能找回来，那孩子跟着瞎爹爹，早晚也是讨饭。若是做了赵秘书长的儿子，往后有多大发迹呢！再说还有我们好些人呢！这也不算跟瞎子怎样缺德。不过他这次多余回来。我只是叫他还老实回去，该回哪儿回哪儿，别在这里害人。”宝山道：“你想一定能成功么？”净莲道：“我已经把瞎子的脾气琢磨明白了。这是我从小儿在班子里学的能为，对什么脾气的人，摆什么道儿。那瞎子别看残废，还是钢板硬倔。当初不是曾为着恁气走过一回么，这次还叫原路儿再辛苦一趟。你快去吧，可是得留神，别叫老爷知道。”宝山应着，就带了些钱出门走了。先坐车跑到马路上，去卖东西。因为时候已晚，铺子都已上门，他连央告带使诈语，敲开了一家稻香村的门，买了两瓶酒一只鸡，和别的下酒之物，提在手里，又坐车奔到赵宅。

叫开大门，进了门房，见赵家几个仆人都坐在坐着谈论，只不见丁二羊的面儿，不由诧异：“丁二羊在这要紧时候，哪里去了？”就向众人问丁二哥呢，那管家宋升道：“丁老二走了。”宝山大惊问为什么，宋升道：“方才你走了以后，我们秘书长把我们叫了进去，也没提旁的，只说他有事出门，明天就要起身。因为投准日期回来，这公

馆只得暂时解散，大家且去各寻门路，就每人在月钱以外，另赏了一百块钱，宅里东西，也由宅里下人均分。大家因秘书长向日待人恩厚，恋恋不舍，却又知道他要走的原故，没法劝说。哪知丁二羊喝了两杯酒，仗着醉劲儿，跟主人胡说起来。他说老爷值不得为这种事就辞官不做，活人还能被尿胀死，你别着急，限我三天，我叫璞玉仍旧嫁你。主人被他说得脸上不挂，就拍着桌子骂他。丁老二反倒叫了横，对主人说：‘老爷，你骂死我也不要紧，我受你大恩，你上天边去，我也跟着，不用打算辞我。可是这回我看你不应该走，用不着走，简直不叫你走，你就是走不了。’主人被他气疯了，跳着脚儿问他：‘你要造反，敢说这话？有什么法儿不叫我走？’丁老二说：‘我就有法儿，你等着看明白儿可走得了。’主人气得都说不出话，只喊赶他出去。丁老二倒自己先跳跳蹦蹦的溜出去了。他连工钱赏钱全都没要，就那么走了。”宝山听着，暗叫：“糟糕，我这时正要紧寻他，他辞工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”就向宋升道：“大哥，你知道他上哪里去了么？”宋升道：“那谁知道？他向来脚底下就没准儿。”旁边一位厨司袁二接口道：“我看他是找地方住窑子去了。这些日他三天两头儿，住在外面不回来，就跟我们说，哪个姑娘跟他有劲，哪个姑娘甩他，他要邀督署里的熟识弟兄，前去砸窑子，今天或许又上那种地方消气儿去了。”宝山听了，猛然有悟，想起丁二羊所说面见王督军报告主人要开小差，请就加以监视的话，自思二羊虽然浪荡不羁，却有血性，在这紧要时候，仍去嫖妓，恐怕不能，倒许真个犯了疯病到督军署报告去了。想着就仍提了酒食，告辞出来，却留下话儿：“倘若二羊回来，务必叫他到张宅去一趟。”随即出了赵府的门，遛达着向督署走去。

所好并不甚远，转弯儿便到。那督军署前面临着大河，街道宽阔，河边还种着一排树木。这时因为夜静，行人已稀。到督署前，向东西两辕门看看，只有门兵荷枪峙立，静寂无声。想要上前询问，不料方走近丈许之外，那门兵已高喝回去，宝山吓得倒退。自己思量：倘若丁二羊已入督署，想不会耽搁长久，很快的就要出来，我不如在门外等他一点钟。若还没有影儿，就回去另和净莲商议。想着就在河边树下，站了一会儿。觉得心中焦躁，就循着河岸来回踱走，向西走出了约有两丈多远。无意中向岸下河坡一看，借着天上朦胧的月光，河中反射的水光，和由树缝叶隙射过的灯光，照见河坡上有个高细的人影，也正来回走动。宝山初觉一惊，心想在这半夜时候，竟有人在河下徘徊，莫非将要自杀？就急忙凑近细看。因为这样高细如电杆的身体，和长臂、长腿、长脖颈的特征，除了丁二羊，很少同样的人，不由叫了一声丁二哥。河坡上的人似乎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谁呀？”宝山一听果是二羊，就跳下河坡，奔到近前说道：“除了我还有谁？您怎跑到这儿凉快来了？”丁二羊咳了一声道：“你怎知道我在这里？”宝山就把到赵宅寻他不遇，知自己猜度行迹的话说了，又道：“我当你已经进督署，去见王督军了，怎么倒在这儿？”丁二羊道：“我本来打算见督

军的。可是到了这里，心里又发了怯，自觉我这个臭拉车的，副官那是老谣，哪点儿配见督军？见着又怎么说话？何况督军也不会见我？无奈不去见又怎么得了？真难得我想要跳河。”宝山道：“你别为难了，也用不着见王督军，我跟你弟妹商量出好主意了。”丁二羊拉住他道：“什么主意，可是真的？你知道我主人明天就要走了。”宝山就把自己在宅内所听柳塘的话，及净莲所告诉的主意，一一说了。丁二羊听着怔了一下，忽指着宝山手里东西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宝山道：“这就是为着干这件事用的，有酒有菜。”丁二羊伸手抢过一瓶酒道：“我心里发躁，咱们先在这里凉快凉快，我还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。”宝山道：“天不早了，咱们该回去办那件事，别尽耽误。”丁二羊道：“你放心，误不了。我也已经打了主意，很爽利的，马到成功，用不着很大工夫。不过弟妹这主意也许帮我一半。”宝山道：“你是什么主意呢？”丁二羊道：“先坐下，喝口儿，慢慢告诉你。”说着拉宝山坐在河坡浅草之上，寻块小石头，敲去了酒瓶口，嘴对嘴儿喝了一气，又从纸包里拉出只油鸡劈开一半，举着先嚼吃半只鸡，又灌了两口酒，才说道：“兄弟，你们这主意不算老好。把瞎子挤走了，并没有什么用，他走了还能找回来，你我的主人也必帮着找。就是找不回来，璞玉知道男人还在世上，也不肯再嫁人，我主人也不肯再娶她，这事仍然弄不成。”说着摇头一叹，从地下拾了块小瓦砾丢在河中，立刻一声微响，冲破了夜的寂静，才又接着道：“方才我在这河边遛达不由的思前想后。我活了快四十年，除了受穷就是受苦，除了挨打就是挨骂。小时候跟着寡妇娘长大。娘在街上缝穷，我给赁货铺打小空儿，外带拾煤核捡烂纸。那时虽然受罪，可是活得还挺有趣儿。等到我娘病死去，我看着街面上的人，用薄皮棺材把她装起来，抬到乱葬岗子埋了，我还跟着在坟上哭了一恸。从此以后，就只剩了一根孤干儿，变成舍哥儿了。谁的骂都受，谁的打都挨，镇日漂流在街上，好像野狗似的，谁看见都给一脚，简直没一个把我当人。我有时被人欺负苦了，只可躲到僻静处掉眼泪，不由的想起娘。她活着时，也常打我骂我，我也不觉她好。从没了她，我才知道她多么怜恤我，疼爱我，当个人似的待我。她一死，世上就再没有这么个人了。”说着又叹了一声。

宝山听着心中诧异：“他今日何以说话居然安详，和往日大不相同？而且在这时候，无故说这些没要紧的老话，是何取意？”就道：“你说这些干什么？”丁二羊道：“这是我的心思话，只有跟你说。兄弟，你耐着性听吧。”说着又喝了口酒道：“我以后也不知怎么长大的。到如今四十多岁，当过大兵，干过脚行，扛过大个儿，以后才拉了洋车。可是这些年无论干什么，都免不了受气。也许是我脾气太坏，心里太笨，永远没得人正眼瞧过一眼。当兵被弟兄欺负，卖力气受头儿打骂，就连拉车，同行也凑群儿挤罗我。简直说吧，我活了这么大，没喘过一口顺气，没有人把我当人，还是都把我当臭屎似的躲着，当臭贼似的防着。不但这个，就是我这光棍儿偶然花钱买